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七十回 水精王興兵復仇 金輪將對敵投師

水精王自被狐疑雙劍所傷，跳入水中，群從復聚，查其死喪，魚、蝦、蚌、蟹，數百有餘。水精王切齒而恨曰：「吾傷愈時，不復是仇，誓不稱王於水國！但不知野道姓氏，即傷痊癒，是仇又從何報耶？」言至此，大聲呼曰：「天乎！吾受此不白之冤，豈忍置之不報乎？」是時，靈宅子已默會知之，遂傳毒龍、蝦妖來洞，囑曰：「爾水族類受三緘門徒挫辱不堪，毫仇未報。今海口鎮水精王文被狐疑所傷，彼欲養好傷痕，大起海兵，以誅三緘師徒，特恨不知名姓，且傷痕急不能愈。吾有靈丹一帖，命爾二人去海口鎮中，見機而救。如水精王傷痕養好，爾將三緘師徒名姓逐一說知，囑彼先至北海關，化為旅主以待。倘三緘師徒入其牢籠，毋得輕易放過。庶爾水族累遭挫辱深仇，可一舉而復之。」毒龍、蝦妖領得是命，持丹在手，駕著妖風，竟向海口鎮而來。水精王侍從名石化者，亦奉命上鎮，聘一高明醫士，以療痛苦。訪諸鎮人，有告以張，有告以李，躊躇不定。正在鎮中顧望，毒龍、蝦妖化為常醫，肩負藥囊，傍身而過。石化見得，牽衣問曰：「爾二人醫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石化曰：「爾所醫者何症？」蝦妖曰：「五癆七傷以及脾寒、擺子、跌打等症，件件能醫。」石化曰：「劍戟所傷者，爾能療乎？」蝦妖曰：「這是首件。不惟受傷未死可能醫好，即被劍戟刺死三五日，只要吃得飲食，吾亦能醫。」石化曰：「爾既能醫，吾先請爾去醫幾個已死三五日之人。」蝦妖曰：「在何地？」石化曰：「爾隨吾來。」言已，導至海口，將狐疑所刺死者，請蝦妖醫之。蝦妖曰：「彼死已久矣，一氣毫無，如何醫法？」石化曰：「爾曾誇口，說已死三五日者亦可醫也。今胡又不能乎？」蝦妖曰：「吾言已死三五日能飲食者，方可醫耳。」石化曰：「已死三五日，如何能飲食？」蝦妖曰：「既吃不得飲食，如何醫得活耶？」石化曰：「爾二次對人誇口，宜小誇些。」蝦妖曰：「太醫不誇大口，安望請之有人？」石化曰：「爾不能醫死者，大約活者可醫之也。」蝦妖曰：「如是活的，不必服吾藥餌，即聞我體者股氣味，亦能全好焉。」石化曰：「爾又在誇口乎？」蝦妖曰：「吾非誇口，爾試自知。」石化曰：「爾之氣味可能愈病，我於平日腹常作痛，今日爾體已聞之久，茲猶在痛者，何哉？」蝦妖曰：「爾近前聞之。恐爾前此聞得平常氣，未聞得太醫氣也。」石化曰：「爾一人有二氣乎？」蝦妖曰：「然。」石化果近身旁，以鼻遍嗅。蝦妖曰：「好否？」石化曰：「我已週身嗅過，非惟腹不得愈，而且愈嗅而愈痛焉。」蝦妖曰：「誰叫爾吝惜錢銀，只聞點太醫氣，而片藥不服，安能愈得病耶？」石化曰：「閒話休提。吾奉水精王命迎請醫士，管爾有太醫氣無太醫氣，且隨吾去，命復大王。」蝦妖曰：「如此速行。吾等誑爾這戶，還要去誑別戶。」談談論論，已到海口。石化曰：「爾二人入得水否？」蝦妖曰：「我們從未入過，如何去之？」石化曰：「不妨。」當用避水寶珠，分開水道，紆徐曲折，直導二人入宮。蝦妖取出靈丹，以水調就，與水精王飲。飲約片刻，傷痕頓愈，痛楚毫無。水精王不勝欣喜，大設海宴，以款二人。席間，水精王曰：「吾傷已愈，復仇有期矣。」毒龍乘間言曰：「吾二人本非醫屬，乃受靈宅仙真所遣，賜大王以靈丹。望大王將傷好後，急為水國一復其仇。」水精王曰：「復仇甚易，但不知傷吾者為誰？」蝦妖曰：「是乃三緘弟子狐疑也。大王要復此仇，先在北海關前化座旅店，三緘師徒不久必來是處。如彼入爾牢籠，慎毋使之脫逃。否則，水族無遺類矣。此係靈宅真人所囑，宜謹記之。」言罷辭行，水精王率領侍從，送出岸上而別。歸來宮內，遂命石化傳水族堵妖，暗到北海關化店以待。

三緘師徒自將水精王打入水心，四五女娘尚屬昏迷不醒，忙飲以隨身丹藥。未逾一刻，民女皆蘇。三緘謂狐疑曰：「民女在舟，不必聲張，恐鎮人以吾師徒為妖，誤遭其害。爾速來吾旌下，隱身回廟可也。」狐疑諾，即隨三緘隱身而回。及至天曉，鎮人不見其女者，同奔海口，遍舟尋覓。尋到此舟，見得女兒並坐艙內，於是各認歸去，甚覺無顏。三緘回得廟中，又住旬餘，未見水精王來此肆虐，爰命徒眾收束行李，復向前征。

卻說地近北海，一山高聳。山下水圍繞，滔滔白浪，映山影以縈回；疊疊嵐光，與水波而蕩漾。三緘至是，謂狐疑曰：「師徒所游之鄉，高平陡險，無一不歷。今日來此，不知是地又屬何名也？爾宜前進，向村人而訪之。」狐疑奉得師命，前行二三里，遇一村老，揖而詢曰：「此山何名？」村老曰：「是山名北海關，過了此關，由海而東，盡屬中華地界。」狐疑曰：「內有旅舍乎？」村老曰：「有之。」「有查考乎？」村老曰：「是地行人甚稀，朝廷未設官吏。北海關之名者，乃自前代設之，相傳於今，其實空有其名耳。」狐疑問罷，回覆三緘。師徒共商在此關內安住幾日，以玩海瀾。計定，緩緩渡上山來。

關前有一旅舍，呼茶喚酒，甚是熱鬧。師徒入，當爐者備極殷勤，心竊喜之，即於此舍覓一靜室以安身。住了數期，將欲行矣。靈宅得知，忙化毒龍形容，來告水精王所遣之眾曰：「爾等設此旅舍，所為何來？」石化曰：「為誅三緘師徒，以復前仇耳。」靈宅曰：「三緘師徒入舍已久，明日又將他逝矣。爾等尚未知耶？」石化曰：「從未一晤，安識其人？」靈宅乃暗指之曰：「某為三緘，某為狐疑，以下道衣道冠者，皆彼弟子也。」一一指明，告辭而去。

石化忙差心腹，報之水精王。水精王率領侍從，急投旅舍。

狐疑聽得人聲鬧嚷，暗暗出視，見無數魚首人身者，將師徒所居靜室四面圍著。其中首領，乃在舟內所刺之水精王也。狐疑怒提雙劍，直向水精王而吼曰：「前夜海口鎮，搜民間女子以資淫蕩，早為上天所不容，狐師爺略施小術，刺爾一劍，並誅爾侍從，尚不知改悔自新，反約烏合之眾，來與吾躬試法。吾乃仙官門人，豈畏爾小小妖魔！今日擒來，必碎爾軀，以泄眾恨。」水精王曰：「吾在海口鎮，享祀有年，皆吾護國佑民，民間甘心報答。爾師徒胡得輒恃法力，欺吾妖部？如是，吾今與爾誓不共生！」狐疑曰：「爾享民間祭祀，為何搜人女子？」

試問上天分司之正大神祇，曾有搜民婦女以供淫樂，而肆無忌憚者乎？」水精王強詞以對，曰：「此乃鎮人甘以女子在舟行禮者，非吾搜之也。」狐疑曰：「既非爾搜，胡女子不從，爾又弔在船舟，力加鞭答？」水精王於此答對無言，勉強上前，與狐疑戰。戰未片刻，力不能支，連得數傷，敗出旅舍。狐疑也不馳追，當將舍內侍從亂刺一陣，如飄風逐雪，紛然亂竄，旅舍空空。妖黨散餘，狐疑乃入室中，告之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吾將遠行以避之。」狐疑曰：「水精王既敗，必來復仇。」

吾師徒且暫等候，以誅此孽。不然，海口鎮之百姓，遭害無有已時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言甚是。」師徒言於此，遂在關中候之。

水精王大敗回宮，思再興兵，又恐不能敵。正躊躇之際，石化從旁言曰：「大王兩受其辱，水族皆知。如不復仇，以彰威名，自茲以遠，恐水族諸妖無人拱狀。況水族此次又折去無算，蝦魚屍，遍滿北海關中，豈不羞煞？」水精王曰：「奈彼殺伐厲害，吾不能勝？」石化曰：「何不搬兵以敵之？」水精王曰：「兵搬何地？」石化曰：「金輪洞中金輪大將雄稱水族，抵敵無人。吾思大王欲復此仇，非彼不可。」水精王曰：「金輪大將，耳食其名久矣，不知究屬何物修成？」石化曰：「是乃昔日淮南王所佩金鑄，入水千年修煉而成者。」水精王聞說，即選數車寶物，命石化押去。金輪大將問其所以，石化細將前情一一告之。金輪將大喜，將寶物收下，當點水兵五百，來至水精王處。水精王亦點五百水兵，二隊合行，竟向北海關進發。

狐疑正在關內憑窗外望，見波翻海水，知有妖兵來此，遂持雙劍奔至岸前。當是時也，水兵隊伍已立水面。狐疑執劍驟入，橫攻順擊，水兵大潰。水精王奮力而來，早被狐疑雙劍刺傷左臂，一聲大叫，跳入水中。金輪將手持鐵斧，吼聲上前，曰：「吾乃大將金輪也，何方野道，敢來此地作厲耶？」遂與狐疑戰於水面。戰到數十回合，吹起海風，海水直噴天半，狐疑亦將妖風吹起，霎時海波洶湧，黑霧騰騰。金輪口吐金光，直射狐疑之目。狐疑為光所射，東西莫辨，只得執定雙劍，亂斷亂刺。金輪乘隙欲擒狐疑，怎奈狐疑雙劍不停，愈殺愈有精神，緩敗回關，將門緊閉。金輪大將追到關前，耀武揚威，口稱要擒三緘師徒入得海去，誅其性命，與水精王復仇。狐疑入稟三緘曰：「而今水精王搬一海怪，金光遍體，驍勇非常。弟子敗進關內，已將關門緊閉。彼迫至關外，大聲叫罵，總要擒吾師徒，為水精王削恨。師將何以敵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待吾拋起飛龍瓶，擒此妖孽。」言訖，持瓶在手，向關外拋來，霹靂一聲，化為萬道紅霞，憑空墜下。金輪大將射以金光，此瓶將光一口吸入。金輪知寶厲害，向海而遁。三緘見彼逃

奔入海，收轉寶瓶。狐疑稟曰：「水精王與所搬海怪均敗入海，諒知法寶厲害，抵對不能，不復來關向吾師徒搦戰矣。可慮者，彼仇難復，此去必以海口鎮為起釁之所，擁水以淹鎮人。吾師徒若視死不救，將億兆性命喪於水國，是保之反以害之也。不如離卻此地，回鎮以俟之。」三緘然其言，遂由北海關竟回海口鎮，仍宿於浪王廟內。不時在岸視海水之漲跌，以卜二妖之來否。

一夜，大雨如注。天曉時，合鎮人民俱駭然曰：「海水狂湧岸上，若何避之？」內有老成者，忙命拋下醴牲，以祭江神。

無如愈祭其水愈漲，鎮人呼天吁地，不住悲啼。狐疑謂其師曰：「水精王擁水淹鎮矣，師將何以伏此？」三緘曰：「仍伏以飛龍瓶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是，海水甚擁，速將寶瓶拋之。三緘果然持瓶拋向水擁處，口吐霞光萬道，直射水中。水精王望見霞光，心膽俱碎，微微向海而退，水亦稍平。孰如此瓶竟飛入海，以吞水精王。水精王被瓶追逐約數百里，無處可避，急入金輪洞內。此瓶已在洞外，吞吸有聲。水精王與金輪大將商曰：「三緘師徒實屬可惡！北海關前吾輩已甚畏之，今而擁水淹及海口鎮，彼又阻吾去路。吾於此即不能泄鎮人之忿，必籌其誅彼師徒之方！」金輪大將曰：「吾欲明日統兵再戰，爾以為何如？」水精王沉吟片刻，曰：「如再與戰，須兵分兩路，從海口鎮兩岸而入焉。」金輪大將曰：「可。」是時，飛龍瓶早被三緘收回，海水已消。鎮人不知，以為自漲自退，遂各欣喜，復以牲酒望天祭之。狐疑見海水平伏，乃向師言曰：「二妖敗去，心必不服，恐於明日又興水兵也。吾師不可不防。」三緘曰：「彼已見吾法術，縱有復仇心念，或自量勢力低微，而斂首潛形，亦未可知。」狐疑曰：「彼即推跡於一時，吾師徒去後，難保海口鎮不遭異日之殃。依弟子所言，必要收伏此妖，以除後患。」師徒談論竟夕，天剛發曉，忽聽人語喧嘩。出閣視之，兩路水兵已殺入鎮。三緘謂狐疑曰：「爾速去對敵，吾自收以法寶。」狐疑得命，提劍出廟，整頓精神，與金輪將力戰。水精王驅兵殺來，已到浪王廟外。三緘將腸絛子拋向半空，青黃二光如龍妖燒，一聲響亮，二光合墜，恍如山嶽崩頽。水精王與金輪大將當被捆束，落於廟中。狐疑將二隊水兵概行追散，急急回廟。見二妖業已就擒，因置之曰：「狗妖，平素好人性酒，奸人婦女，罪應當誅。吾師徒欲化爾頑梗，以歸正道，孰料爾桀驁如敵，反興波作浪，以淹是鎮生靈，是拂上天好生之德也！」言猶未已，三緘曰：「有何說詞？與吾捧斬仙劍來，誅之以安此鎮！」紫光聞得，將劍捧出，晶光射人。二妖見之，駭然不語。剛欲斬矣，清虛真人忽至。三緘參見後，清虛曰：「金輪大將與爾緣結冰水，理宜收入門牆。至水精王，待吾收入洞中可也。」言畢，以手向水精王指之，化水晶樹一根，命童兒捧去。金輪大將於是俯首皈依，拜三緘為師，任其驅使。

三緘與之取道號曰「金光道人」。